

卷之八

秋 日 風 景 畫

第一種

穆木天著



種一第書叢分九秋千

畫景風日秋

著天木穆

行發社版出秋千海上

種一第書叢分九秋千

畫景風日秋

分九洋大價實冊每
分九號掛分一費寄

著作者 穆木天

發行者

千秋

上海卡德路

一五三弄四號

出版社

印刷者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卡德路
一五三弄四號

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千秋九分叢書

穆第一種
木天著

金滿成著
第二種

李輝英著
第三種

傅紅蓼著
第四種

在被窩裏
兩兄弟
動搖的心

已出版

已出版

印 刷 中

每册只售九分
寄費每册一分
掛號再加八分

秋日風景畫

穆木天著

一

狂風暴雨從海上吹來。大的都市如死了一樣。除了時時送來的幾口汽車聲，火車拉笛聲，若有若無的電車響動，再聽不見什麼都市的聲音了。叫賣的聲音，扯着鬧着的兒童們的喧囂聲，是再也聽不見了。如狂波怒濤般的大都市，如鼎沸一般的都市，現在好像是停止了動作。生命躍動的都市好像變成一座死城。

只是狂風暴雨在咆哮着，在這九一八的夜間。可是，在日間，在太陽旗之下，日本在歡聲雷動地慶祝着九一八紀念。而殖民地的民衆却是屏聲息氣地連反對的聲音都不敢公然地吐出來。而不到夜間，又襲來了暴風雨。刮得無家可歸，暴尸於郊野外的，真不知有幾何人。狂風暴雨好像更加清楚了壓迫者之面貌的猛惡。在這

九、一八的夜間，只是狂風暴雨在咆哮着。

在這個不安的夜裏，對着沉沉欲墜的黑暗的巨幕，聽着呼嘯的風雨聲，倚着櫈，稀的燈光，我回想到一幅一幅的秋日的風景畫。

二

那時，我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是八歲，也許是九歲。

風景，是我的故鄉的野外。是秋日蕭瑟的景象。

時間，是日俄戰後，由於南滿鐵道之開發，鄉間的一部份人相當的富裕起來的時代。

那個時候，我的家庭是相當地安適。我一個人讀書。

一天，我跑到野外去了。

高粱，「曬了紅米」了。小河的邊上的草，枯黃了。滿山秋色。牧童在放着牲

畜。出了學房，到了野外，使我感到無限的舒暢。

那時，是天下太平，沒有土匪，也沒棒子手（劫道的）。夏天，我們可以到山裏打杏，採芍藥，百合，狼尾蒿。在那樹木關門的時節，都是一無所懼的。何況，現在是秋天呢。沿着小路，我不覺地走到牧童們相聚的所在。

牧童們都像是天真的。都是街頭街尾左右近鄰的孩子們，他們認識我，他們向我打招呼。

——哎，大家燒毛豆好麼，我，笑瞇瞇地，向他們要求。

——好罷！大家像是贊成我的意見似的。

大家到鄰近的豆地中折了些毛豆。拾了些乾柴枯草，弄了一把火。不一會兒，毛豆啦啦地燃起來了。

燒熟了毛豆，大家分着吃了一頓。都是非常地高興的。一邊吃着，一邊說着。

吃燒包米（玉米）的風味，和吃燒毛豆的風味，是我永不能忘記的。

可是，自由地，在山野中吃燒毛豆的那一次，是最愉快的。

但是那種世界，現在那裏去了？

三

又是一幅秋天的風景畫。是在北方，可不是我的故鄉。

是在天津衛。天津衛，是偉大的名字『一京，二衛，三通州』。那給了我無限的憧憬，在我的少年時代。

天津又稱作「北洋」。那是更引起我的幻想。在故鄉中學的教室裏，時常這樣設想。「北洋」是一片汪洋，是在海的旁邊的一座蜃樓般的都市。索性是一片汪洋中還湧着幾隻綿羊。

到了天津衛，覺得到也不錯。但是，不是海濱上的幻影的城池，而是沙漠中的一片塵烟撲地的街市。

聽說有一個紫竹林自己總以爲是一座竹林，是一片紫色。好像是觀音菩薩住在那個處所。但是沒有去過。

秋日裏，在野外散步，是一種樂趣。兩三位朋友在一起，繞着野外小徑，談着靈修問題，或談着自然科學的學習，是非常地適意。

一天的情景又到在我的目前了。那是乘船到黃家坟去。是學校青年會舉行的秋季旅行。

在黃沙飛騰的天津生活，苦的是缺少水。雖然那一道海河，是一帶濁流，但是離開了滿目黃沙的南開，到了河的中流，溯流而上，大家，你唱我和地，唱着歌，也是「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看着熙熙攘攘的街市，望着西沽的教室，想像着要去的那個所在，心中是別有天地的。

黃家坟自然是初秋的景象啦。雖然秋日非常地和煦，但已令人感到白楊蕭蕭了

。從船上望去，無數的白楊，拱抱着一塊塊地。四邊是滿目的田疇。

大家席地而坐地吃野餐，談話。隨着，四散地，玩去了。

一望無邊的莽原，使我更感到茫茫禹域之廣大。我感謝上帝。我想像着在這塊平原上，將林立起工廠的煙囪。煙囪裏的烟直冲雲霄，機器的響動轟震四野。我想着我是一個工程師。我想來想去，看着地形，想起幾何的公式來了。可是我的工程師的夢未能實現，我所想的那些工廠的煙囪與機械也未有產生出來。那一個世界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呢？

四

又是一幅的秋天的風景畫。是在日本京都的吉田山上。

是一座神社，在吉田山的東麓上。神社是蓋覆在吉田山的綠樹濃蔭之下。神社前邊，是一條長的石頭的階段，直通到山下邊的馬路。馬路那邊就是古刹真如堂。

在薄暮的時節，我同T並坐神社中的石檻上。T君是我的一高級的同學，同時
，是文學上的朋友。

真如堂在綠樹蒼鬱之中露出來他的尖巔。遠遠地，在東山這邊的山谷中的家人
的屋頂上，還餘着斷續的炊烟。

夜幕越法地墜下來了。空中，時時地，度過着一隻飛鳥。

T君又想作拜輪，又想作維特。夏天，他去過宮津，在廟裏結識了一位少女T

Y。

T君總向我談他的理想：哥德一生有過十四個愛人。但是他在宮津遇見過一個
。我則是望洋興嘆。

我們的話題總是「美化人生，情化自然。」從藝術講到戀愛，從戀愛講到藝術

。講來講去，他總是煽動，我總是無從問津。

那時，維特，拜輪，的確地，是我們的理想人物。

空抱着理想，怎能實現呢？這又是問題了。

於是憂鬱了。但不是幻滅。不能實現的熱望，不住的憧憬，我那時覺得是美的

。夜色矇矓，心地矇矓，一片詩意。隨着，古寺中振響出來灰白色的鐘聲，在空氣中蕩漾着。

鐘聲止了。我們又到在薄冥的道上了。

——上哪兒去呢？我們互相地問着。

一邊說着，不知不覺地，順着小徑走下去了。

夜色是矇矓的，心地更是矇矓的。

心裏永遠是充滿着愛的憧憬。

理想是能實現，倒是有點詩意。秋的薄冥像是微笑地在安慰我。

這種的矇矓的心情，當時是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我總是在這種憂鬱氣氛中生

存着。

這種心情現在是成爲了雲烟消散了。

五

又是一幅秋景。是在伊豆半島的伊東町。

受了一點精神上的苦痛。S君勸我暑中同他到了海岸上。

到的時候是炎夏，但是深深地給我印象的是初秋。

伊東的初秋，是一個深可懷戀的追憶喲。

肥脾而有肉感的少女靜江！她是給了如何地深刻的印象啊！

日本的少女，點綴在初秋的田園風景中，是如何地優美呀！

伊東川上，我遊玩遍了罷！我在他的源頭讀過維尼的詩篇。

伊東橋畔，我欣賞夠了罷！我在他的蒼翠的樹叢之中，賞玩了皎潔如練的河中

的漣漪。

伊東的山頭，田間，海岸，都有了我的足跡。我的鞋底到處都給踏上了烙印了。

而特別地是牠的夜間的灰黃的道上，是最令我懷念的。我真不知有幾千百次地追逐着伊人的歌聲，伊人大概是同 S 在散步。

一天夜裏，真是百分的不安了。夜裏，在樓下溫泉里洗了一個澡，隨着就出了門奔海濱去了。

那是九月初的天氣，微有涼意。

夜是靜靜的。濤聲和山中的微風聲相應和着。一灣碧海。遙遙地，海面上，散佈着一些漁火，在閃爍着。

在各外散在的人家，都關門閉戶地在軒睡着。小的過路的茶店也都關了板兒，外邊只剩了幾張空牀。

我一邊望着漁火，聽着風聲，一邊地默默地往前走着。在那一條平滑的灰白的
仄道上，往前奔着，心裏像有無限的憧憬。

到了伊東和綱代之間的山陵的頂峯上，東方已滾出來朝陽。茶店已開始營業了
。

飲了一杯茶，吃了兩個蛋，登了高峯，我長時間地把初秋的海觀賞了一下。
到了綱代，在船碼頭流連了一陣。看見了下船的下了來，上船的上了去，汽笛
嗚嗚地一聲，船向着大海駛去，我又就了向熱海的路。

走了不遠的平坦的海濱的沙路，又是山路了。山路是更崎嶇得多了。雖然有些
疲乏，但仍是向熱海走去。

到了熱海，日已西斜。倒是有點失望。再往向走，像是無處可去了。再不想去
瞻仰那「錦浦歸航」等等的名勝了。

到了旅途的終點，旅人感到了像是沒有出路。看看帖包中只有回伊東的船費和

一點零錢，於是吃了一餐便飯，想了一陣，玩了一陣，就乘着汽船又折回了伊東。

這一次回到伊東，好如常勝將軍之凱旋。傲然地立在船頭。俯瞰着海水，而特別是將近伊東碼頭之際，自己感到真像是作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我們以爲你自殺了呢，房東老太太，靜江，S，都向我說，在我回到家中的時。

我笑了一笑，點了點頭兒。

——山裏，河邊，海岸，都找遍了呢，接着他們又說。

——到熱海去了，我微笑着走上樓去。

那一天，是我最可懷念的。那種戀愛的幻滅，是可寶貴的，那種放浪的旅途是可寶貴的。

現在，回憶起來，是另一個世界了。

六

又是一幅秋天的風景畫。是在牆子河畔。

回到中國，由廣州飄泊到燕京。由燕京又飄泊到天津。

但是這一次安身的場所，却是牆子河畔。

牆子河畔，是我以先所未曾去過的所在。說起他的風景，是異常有風致的。那不是北海那樣的綠戶朱欄。又不是故宮那樣的頽城腐水。那是另一種風景。是一條河，河裏有無數的貨艇。岸上是些破落戶的商店。是賣燒餅的，賣切麵的。往來的，除了少數之外，人都是短衫露膊，作苦工的，撐船的鄉下漢。

但是河邊的馬路，是南達南開大學，北通日本租界。南開大學遠遠在望。北行半里，即到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租界了。

在不夜的都市之近旁，有這樣牆子河一帶的所在。那構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對